

黄雀

夜行

藤萍
作品



他们是隐藏在大众里的非人类
异种，拥有诡异的力量。
有的制造出不合理凶杀事件，有的
研究异种挽救生命。
黑暗之中，魔鬼无处不在。他们，
也必将受到扑杀！

04

超好看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藤萍
——
作品

夜行

黄雀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行. 黄雀 / 藤萍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 6
ISBN 978-7-5502-3144-3

I. ①夜… II. ①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15691号

夜行. 黄雀

作 者: 藤 萍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史 媛
封面设计: 羲 日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51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7印张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144-3
定价: 2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夜

Ye Xing

行

黄雀

目录

Chapter1 · 娃娃 / 001

Chapter2 · 羽 / 019

Chapter3 · 卵 / 049

Chapter4 · 吊影 / 075

Chapter5 · 环 / 103

Chapter6 · 婴 / 133

Chapter7 · 门 / 171

Chapter8 · 梦 / 197

Chapter9 · 黄雀 / 215

番外 · 泡泡 / 247



夜

Ye Xing

行

黄雀

娃娃

1

深夜，芸城十三号公馆，芸城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易凡生日，在公馆包下了一个包厢。吃饱喝足唱过歌后，易凡已经喝醉了，他的同学和酒店大堂经理一起把他抬进预订的客房里，让他在公馆过夜。

凌晨一点钟。

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易凡包厢的门口。

“喂，老曹，你太狠了，这种生日礼物……”有人闷声偷笑。

“嘘……按老易的酒量，过两个小时他差不多也该醒了，我打赌他现在没睡。”那个叫“老曹”的男生奸笑着，“你把门打开，我偷偷把这东西放进去，保管吓得他魂飞魄散屁滚尿流，你们只管看好戏吧。”

“嘻嘻……”门外几个人都忍不住笑，“以后千万不能得罪你老曹，你小子太狠了。”

只见一个男生拿着从总台大堂经理那里借来的门卡，打开了易凡客房的门，老曹轻轻地将一个东西放在地上。那是一个穿着鲜红婚纱的电动娃





娃，大大的眼睛，带着僵硬却甜蜜的微笑。他调整了下那个新娘娃娃，让它一步一步、摇摇摆摆地往易凡房间走去。

幽暗的光线里，会走路的新娘娃娃慢慢地没入黑暗，寂静的房间里只听得到娃娃机械的脚步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机械的歌声响起，客房里安静异常，没有半点反应。

门外的一群人面面相觑，老曹很糗地抓抓头发，低声问：“难道——老易真的喝大了没醒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其他人都很扫兴，有人说：“既然易凡都睡了，我们也都走吧，没什么意思。”

大家轻轻地带上门，老曹到总台还了门卡，十分失落地往外走。

大堂经理看几个孩子很失望，很体贴地提供了代驾服务，把他们都送回了学校。这让老曹的心情略微好了那么一点儿。

2

第二天中午，萧安在学校食堂打饭，突然看见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很眼熟的关崎警长从车上下来，连续带走了他的好几个同学。萧安很诧异关崎出现居然不是找唐研而是找别人，自从大半年前和关警长认识，每次关警长出现都是为了试探他的舍友，唐研到底是无所不能的杀人恶魔还是聪明绝顶的侦探奇才，突然看见他去找别人还真有点不习惯。

但关崎找曹非和蔡琳干什么？萧安凑过去打听。马月很惊奇地看着他：“发生了那么大的事，你居然不知道？”萧安平时很少和同学来往，茫然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昨天是易凡的生日，三班的易凡你认识吗？”马月说。

萧安诚实地摇头：“不认识。”



“就是那个个子特别矮，瘦瘦小小的，老爸是做房地产的超有钱的富二代啊。”马月瞪着他像看外星人，“那是咱学校的名人你怎么能不认识？追女友必追美女，凡告白必失恋的名人啊！”

萧安想了一会儿，还是摇头：“真不认识，没印象。”

“你小子——山顶洞人。”马月鄙视了他一下，“昨天是易凡生日，他的狐朋狗友曹非和蔡琳几个去庆生，在十三号公馆开了个包厢，还订了客房准备在那儿过夜。易凡喝醉了，曹非他们把他弄进客房，然后易凡今天一早被人发现死了！”

“啊？”萧安吓了一跳，“死了？”

“据说死在客房床上，身……首……异……处。”马月压低嗓门，“所以警察就来带人了，昨天晚上最后和易凡在一起的，就是他们几个。”

“没道理啊……易凡怎么会死了……”萧安说，“他那些朋友不是给他庆生吗？也不可能害他啊！”

“谁知道？富二代的世界你不懂。”马月耸了耸肩，“说不定是因为别的事被人害死了，也说不定是谋财害命，谁让他有钱呢。”

萧安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：“我还是没有想起易凡是哪一个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关崎发现了他，走过来“啪”的一下把文件重重敲在萧安头上：“小子！”

萧安抱着头，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——果然，关崎立刻对着他笑咪咪地说：“晚上六点半我去你家吃饭。”

萧安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关崎就跳上警车，扬长而去。

3

当天晚上关崎准时到了萧安家，一开门，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穿着睡





衣窝在沙发里看电视，正是唐研。关崎打量了他几眼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档案里说你是因病休学的，但我实在看不出来你有什么病。”

唐研将电视关了，微笑着回过头来，露出恰到好处的天真笑容：“关警长还在调查我？”

“当然，”关崎说，“不查清楚你我怎么睡得着？昨天又有命案，能说一说你今天凌晨零点到六点在哪里吗？”萧安端着盘子从厨房里出来，听到关崎一本正经地盘问唐研，恼怒地叫：“喂！”

关崎哈哈一笑，坐下来点了根烟。唐研很认真地回答：“凌晨零点到六点我在打游戏。”

“游戏谁都能代打，也就是没有不在场证明了？”关崎一看到萧安生气的表情心情就很愉悦，“昨天晚上萧安的同学易凡在十三号公馆开生日会，第二天一早公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他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唐研惊奇的表情恰如其分。萧安和关崎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，心里都有拿砖头砸扁那张脸的冲动，这人真的在乎过别人生死吗？

“死了。”关崎的表情终于认真了起来，“死状非常……奇特。”他深吸一口烟然后吐出，拿出了一沓照片。

唐研和萧安凝视着那些照片，客房的墙壁上贴着浅紫色壁纸，壁纸上溅满了细碎的血点，天花板上也是。头颅在床榻上，像熟透的浆果，血液溅得到处都是，身体平躺在床铺正中，从断头处流出来的血几乎把整张床都湿透了。显然在头被砍掉之前，易凡还是活着的。

这是一起极其残忍的暴力凶杀，凶手将受害人砍头，这在社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非常罕见。

要知道砍头是一种非常血腥暴力的犯罪，凶手不可能将别人的头砍掉之后不留痕迹地离开现场，至少墙壁上不会都喷溅上血点，至少会有一部分被犯罪嫌疑人挡住。其次这种行为一定会让凶手身上溅满鲜血，可是房间里既没有人换过衣服的痕迹，也没有人洗澡或洗手的痕迹，更没有滴落



的血点或接触的血痕，并且天花板和墙上的血雾血点痕迹都在较高的地方，也不像有人反复劈砍受害人的颈部形成的痕迹。

它就像半夜三更，被害人自己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甚至是站了起来，然后他的头突然自己断了，血雾喷溅到墙壁，头颅掉下来——接着身体倒下来——一切就像是那么简单。

但没有谁的头会在半夜突然自己断掉，易凡这样死了，一定有可以解释的原因。关崎说：“除了没有其他人进入或离开的痕迹之外，唯一的线索是来自一个新娘娃娃。”他拿出了另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一个半人高的塑料娃娃，没穿衣服，肚子上镶嵌着一块电路板，上面有几个按钮。“这个玩具是受害人的同学送给受害人的生日礼物，据说在昨天晚上，也就是受害人死亡的时间，他们还做过恶作剧，将这个放进了受害人的房间。那是唯一有记录的最后和受害人接触的人，也是唯一打开过客房的人。”

“但曹非和蔡琳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同学……”萧安忍不住说，“我不认识易凡，可我认识曹非和蔡琳，他们不可能做这种事。”

“哦……”关崎摸着脸颊，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有没有可能一切看证据，但曹非和蔡琳几个人从公馆出来的时候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血迹，并且他们在客房外停留的时间很短，不太可能犯下凶案。而这其中最奇怪的是……”他指着那张新娘娃娃的照片，“从会所监控和曹非的证词来看，这个娃娃是他们昨天新买的，买来的时候娃娃穿着一套大红的新娘衣服，类似婚纱的那种。但今天早上我们检查现场的时候，娃娃的衣服不见了。”

“裸体……娃娃？”唐研的眼微微张了一下，“娃娃的新娘衣服不见了？”

“对，那件红色小婚纱不见了。”关崎说，“我们确认过服务生打开门发现血迹后没有进入现场。昨天晚上曹非几个人其实只是打开门让娃娃走进去，他们也没进入过房间，所以唯一进入房间的，只有这个娃娃。”

“你不会想说是这个娃娃砍了易凡的头吧？”萧安说，“虽然你抓了金素仙，也总是跑到我们这里来问新物种，但这个塑料娃娃绝对不会是什么新物种，生物再怎么进化，首先它也要是活的吧！”

“呃……难道没有一些什么新物种……长得就像塑料一样吗？”关崎





的表情很无赖，“说不定……”

“那个娃娃你们已经拿到手了吧，是不是塑料难道研究不出来？”萧安奇怪地看着关崎，“我看它肚子上还有电路板，不可能是假的吧？”

关崎咳了一声，表情又严肃起来：“之所以说这个新娘娃娃是唯一的线索，除了它是唯一在案发时间进入现场的‘东西’之外，曹非把它放进去的时候还开启了录音功能。”他打开手机放了一段录音，“这是我翻录的，和原音差不多。”

唐研和萧安都很仔细地听关崎手机里的录音。

开始是一段“咔咔咔”的移动声，那是新娘娃娃正向房间走去的声音，过了一会儿，它开始唱歌，放的是一段没头没脑的儿歌。在这期间“咔咔咔”的声音一直不停，儿歌很快放完了，房间里安静下来，只听到新娘娃娃在房间里走动的声音，过了几分钟，突然房间里传来一声童声呼唤：“妈妈……”

萧安刚喝了一口牛奶，差点把满口牛奶喷在关崎脸上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关崎摸着脸颊：“哦……没什么，就是在没有人的房间里，这个不会说话的娃娃录到了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叫了一声‘妈妈’。”

“那后面呢？那个女孩还有说话吗？”那段录音就此结束，萧安忍不住胡思乱想，“难道房间里真的还有别人？”

“没有别人。”关崎打断了萧安的幻想，“新娘娃娃的录音时间是十五分钟，在这十五分钟时间里只出现了这一声‘妈妈’，之后没有任何声音了。并且昨天在十三号公馆里没有出入过任何小女孩，那是一家高级会馆，家长一般不会带孩子到那种地方过夜。”

说的也是，录到这一声“妈妈”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一点过后，有什么孩子能在这个时间点跑到易凡的客房里去呢？

“所以……关警官今天到我们家来就是说——您遇到了一个灵异事件？”唐研微笑。

关崎又咳嗽了一声：“我主要是来吃饭的，但也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我希望明天能和警官去看一下现场。”唐研说。

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4

十三号公馆是芸城最大最奢华的一家私人会所，出入的一般都是芸城商界名流。现在公馆已经被暂时查封，关崎和唐研掀开警戒线的封条，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个以紫色为主色调的华贵场地，随处可见丝绒、镶钻、珍珠和复古漆雕的装饰物。易凡死亡的客房是众多客房里非常普通的一间，甚至连位置也不大好，正对着停车场，又在四楼，并没有什么风景可以看。

房里的尸体已经运走，但浸透血液的床铺还在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唐研穿上鞋套，慢慢走进房间，房间里的东西几乎没被动过，只有一瓶本来在冰箱里的芒果汁倒在地上，好像是易凡本来想喝，但醉得太狠了最终没喝成。床的一侧是一面混合了假花和木雕的立体装饰，另一面是巨大的飘窗，飘窗上干净的大理石闪闪发光。窗户开着，风吹得猎猎作响。

“早上进来的时候窗户就开着，但也就开了一条三寸宽的缝。”关崎说。十三号公馆的客房都有飘窗，并且窗户外不装防盗网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所有窗户都只能推开一道巴掌宽的缝，根本不可能有人从窗户进出。

唐研点了点头，他在屋里转了两圈，看了看溅在高处的血雾和血点，突然问：“那个新娘娃娃是在哪里发现的？”

“靠近门口的地方。”关崎说，“怎么了？”

唐研微微一笑：“没什么，易凡真是在这里见鬼了。”他走到窗口往下看了看，又往外看了看，“曹非买这个娃娃的地方是美佳百货吗？”

“是啊，听说昨天中午就买来了，美佳百货不就在街对面吗？”关崎也站到窗口，望着不远处的美佳百货，“这款娃娃可是热销品，听说是限量版，一个颜色一个，曹非买的这个红色的就叫作‘新娘娃娃’，商店里





还有一个‘南瓜娃娃’，集齐七个可以兑换香港迪士尼三日游。”

“要集齐七个好像不难。”唐研说，“多去几次商场就有了，只有小朋友能去吗？”

关崎大笑：“你也想去？想得美！美佳的专卖店里只有两个，卖完就没有了，要其他颜色的上北京上海找去吧！”

“那种东西真的有那么好玩吗？”唐研皱着眉，问得很认真。关崎耸了耸肩：“我没玩过，别问我。”

一辆车从停车场开走，十三号公馆位于市里的好地段，地又大，露天停车场的道路都修出省道的气势，公馆还有代客泊车和酒后代驾服务，和一般酒店不同。

唐研和关崎看了一会儿停车场，关崎哧地笑了一声：“看够了？看出什么名堂了吗？”

唐研微笑着转过身，去看挂在床铺一侧的那一片装饰墙，伸出手指试了试墙上的漆雕，一摸才知道那不是漆雕，而是铜雕，会馆果然是为了格调不惜血本，这么大片铜雕想必需要不少钱。铜雕里镶嵌着大片大片的干花，唐研从里面拔出了一条东西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绑花的塑料绳。”关崎有些莫名其妙，唐研仿佛对那几条断掉的塑料绳很感兴趣，看了好一会儿才放下，随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走了七八遍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关崎皱着眉头看他走。

“这个房间能走动的地方其实不大，如果你从门口笔直地走进来，路过这张床，大概走四米就会碰壁——会撞到飘窗下的墙面，”唐研很认真地自言自语，“如果你向右转，右边是酒柜和冰箱；如果你向左转，路过飘窗，大概走两米就会撞到床头柜。”

关崎莫名其妙，这房间是不大，这不是十三号公馆最好的房间，但这和易凡的死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易凡被砍头是因为他嫌弃房间太小，半夜气得自杀，自己砍了自己的头吗？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唐研抬起头来，一点儿笑意掠过他的眼睛，分明是笑得弯起眉睫的眼睛，那点光就像一抹寒光一样映过他的眼眸，让关崎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



“有关系，”他的声音很温暖，话说得极慢，就像知道他的眼神不够悲悯而特意做出补偿一样，“关警官，这不是灵异事件，这是一起谋杀。”

5

关崎愕然地看着唐研，他就这么在屋子里转了转，甚至没怎么看染血的床和墙壁，就确定了这是一起谋杀？他咳嗽了一声：“唐研，我们要先明确一点，如果是新物种或异生物导致的死亡……我们不能归为案件，就像金素仙的事件，只能被归为意外。”

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，如果其中一方并非人类，就不能适用人类的法律。就像一个人被豹子活吞了，警察也无法控告豹子故意杀人罪一样，即使它明明是故意杀人。

“在这起‘灵异’事件里，并没有新物种或异生物。”唐研微笑，“这里没有‘金素仙’，只有人类。”

关崎瞪起了眼睛：“你说这起断头事件的的确是谋杀？”

“是谋杀。”唐研说，“人类……有时候比异种更不可捉摸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谋杀的话，易凡的头是怎么断的？凶手又去了哪里？”关崎立刻问，“十三号公馆的走廊有二十四小时监控，的确确在易凡死亡的时间里没有人进出他的客房，进出的只有一个新娘娃娃。”

唐研慢慢地说：“这都是些小问题，在告诉你凶手是谁之前，我要先问清楚几件事……也许关警官就能告诉我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关崎自认已经把整件事整理了好几遍，不会有什么遗漏。

“事情的经过……是曹非几个人昨天中午在对面的美佳百货买了一个新娘娃娃，晚上要送给易凡做生日礼物，这个关于新娘娃娃的恶作剧，除了他们，还有谁知道？”唐研问。

“没有人知道，”关崎莫名其妙，“因为是恶作剧，所以他们没告诉





别人。”

“那有没有——偶然知道的？”唐研又问，“比如说……偶然经过的路人？”

“路人？”关崎努力回想自己看过的关于曹非和蔡琳购买新娘娃娃的监控，“好像在他们买娃娃的时候，隔壁货架站着一个女人，站了挺久的，后来还买了另外一个南瓜娃娃给她女儿，但看不清脸。”

唐研笑了笑：“那天在十三号公馆，在总台安排房间、最后又给曹非另外一张门卡去开易凡门的服务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杨卉。”关崎回答得很快，“她是会馆的大堂经理，和易凡的爸爸很熟，每次易凡来会馆都是她接待的。”

“那易凡喝醉了以后，是谁把他扶到客房里的？”唐研又问。

“杨卉……”关崎诧异地看着唐研，“你怀疑杨卉？但易凡死亡的时间里她一直在上班，她不可能进出客房不留下痕迹……”

“当天曹非和蔡琳几个人也都喝了酒，是谁开车把他们送回学校的？”唐研又问。

“杨卉……”关崎真是糊涂了，如果说上一个是表示唐研怀疑杨卉，那么下一个问题他又为杨卉洗脱了嫌疑。因为易凡死亡的时间段里，杨卉一直忙于照顾易凡的朋友们，哪有时间杀人？

“第二天早上，发现易凡死亡的人是谁？”

“杨卉。”关崎几乎要恼怒了，“那是易凡预约了闹钟服务却一直没接电话也没起来！”

“杨卉会钓鱼吗？”唐研突然问。

“不会。”看资料看得很熟悉的关崎茫然地回答，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想说的关警官已经说过了，”唐研微微一笑，“杨卉就是凶手。”



6

“这完全不可能！”关崎一下子叫了出来，杨卉在易凡被害的整个时间段里都在监控中奔波，她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，根本不可能穿墙分身去杀易凡，何况她也根本没有理由杀易凡！

“我想关警官可以确认三件事，或者就能对事情有更清楚的了解。”唐研走到门口，对关崎挥了挥手，“我先回去了，每天下午追的电视剧快开始了。”

“喂！什么三件事？哪三件事？”关崎急急忙忙地问。

“第一，十三号公馆里是不是有海钓爱好者，尤其是钓旗鱼、剑鱼那种大鱼的极限运动员？”唐研想了想说，“第二，易凡的遗体里除了酒精之外，有没有其他药物残留？第三……杨卉是不是有个女儿？”

这三件事简直风马牛不相及，关崎目瞪口呆，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唐研则是挥了挥手，直接转身走掉了。

现在的年轻人真是……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！关崎咬牙切齿。

第二天下午，关崎特意等唐研爱看的那部狗血电视剧演完了以后才给他打电话：“你什么时候过来？”

唐研意犹未尽地看着电视，电视里的姨太太少奶奶和新晋小妾的掐架让他看得兴致盎然。萧安对唐研这个爱好很无语，再三强调人类的常态不是那样的，唐研都不理会。以后凡是唐研看狗血电视剧的时候，萧安都远远躲到房间里打游戏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所以关崎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唐研的心情分外好，声音都很愉悦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三件事我调查过了。”关崎越发咬牙切齿，“公馆里的确有一

